

徐子璠
翻身當縣長

白得易



長縣當身翻琴可徐

著易得白

版出店書華新區分九

目錄

- 一、從小兒他記得
- 二、老政府的欺壓
- 三、徐先正設計害人
- 四、遭毒打情急告狀
- 五、和官司廬區收工
- 六、徐可琴入黨
- 七、新四軍來了
- 八、暗殺
- 九、「牛推不倒，叫狗子咬」
- 十、最後一着
- 十一、不許你再攪鬼了
- 十二、救荒
- 十三、站穩了腳跟
- 十四、包圍王家潭
- 十五、搶修范公堤
- 十六、饒慶的當了縣長

寫在前頭

開始，談談本書寫作的經過：

我們分區的一批文化工作者，研究了毛主席「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接受了華中宣教大會精神的啓示，特別是受到一些成功的新型作品的影響，這之後，有了「下鄉」爲羣衆服務的初步決心。去年九月到年底，曾經幾次攬工作隊，準備在實際鬥爭中，一面做一面寫；但由於領導上缺少經驗，和文化工作者本身思想作風上的某些毛病，距離真正「下鄉」的程度還很遠；故做出的成績是很小的。不過，在這「過程」中間，部份同志也有一個很大的收穫：就是對被壓迫的人民的戰鬥友誼增強了，表現出：「高傲的空談」變成「虛心的學習」；「人道的同情」變成「戰鬥的呼號」。因此到今年初蔣頑對我分區全面清剿以後，這些同志就分別充實到下層，先後創辦和增強了六種大衆報，和廣大羣衆、戰士一起，堅持了蔣後的文化崗位，獲得不少人稱道：「起了堅持的號角作用。」

那時，本書的作者白得易同志，接受了另一個任務，即是：「爲翻身的人民，寫一本具體生動的教科書。」於是他選擇了如東縣模範的羣衆領袖之一徐可琴，做他描寫的典型。他和徐幾度共同生活，懇談，到徐的出身地調查訪問，徵求徐工作過的地區幹部和羣衆的意見；並且隨時學習當地羣衆的語言。領導上和羣衆對作品提意見後，又經過大小三次的修改，這樣，經過了半年的努力，終於寫成了這本長篇敘事詩——徐可琴翻身當縣長。這本書的寫成，不是依靠什麼「靈感」，單憑什麼「原則」，不是「聽說而來」，「看到就寫」；而是憑着爲工農歌唱的熱情，虛心的學習，和不斷的檢討而成的。

其次，談談這本書的主人公徐可琴同志：

他出身在沿海的一個破產農民的家庭，乳名小金，排行第三。二十歲上取的學名叫徐可琴，當他自在的鬥爭性爲羣衆所佩服時，被稱爲「徐三爺」。抗戰前，他放過牛，下過小海，做過船工，種過田，饑饉饉。活沙、巨浪、瘦田、破灶、風災、旱災，給予他無限的折磨；而封建勢力的欺騙侮辱，苛捐雜稅，敲榨勒索，嚴刑拷打，更給他不斷的飢餓和死亡的威脅。他的生活，是海邊一般漁民、灶民、農民苦難的集中表現；然而他沒有屈服，生活的磨難，更加强了他頑強鬥性的鬥爭性格。

抗戰了，本分區在國民黨「曲綫」將軍和官僚的統治下，我黨爲了堅持抗戰，擴大了地下活動。於是徐可琴找到了依靠，毅然參加了共產黨。近十年來，他一再遭受過封建魔鬼的威脅、暗殺、玩弄過；他在工作中心也經過猶豫、波動，以至苦悶，但由階級仇恨的強固和黨的悉心培養，他一直把生命和千萬被壓迫人民聯系在一起，依靠人民，戰勝了家鄉的日本鬼子和封建勢力；初步改善了廣大的被污蔑地稱做「下等人」的生活，成爲如東一帶羣衆所愛戴的羣衆領袖之一。我軍東進後，他在黨外擔任過鹽抗理事，鹽灶灶長，區隊副，鄉長，區署助理員，區隊政委，副縣長；在黨內由普通黨員，做過支書，區委，區書，縣委。經歷過鹽民自衛、救荒、修堤、改造政權、游擊諸大運動，他都自始至終從羣衆利益出發，團結羣衆，不畏強暴，不受賄賂，刻苦自勵，爲人民爲黨勝利完成任務。

抗戰勝利了，爲了伸張民族正氣，他參加了懲奸運動。他看了很多封建勢力轉化成的漢奸騎牆倒下，人民的血債得到部份償還，和大家一樣顯露了解放的歡喜與光榮。但不久，苦難生活留在他身上的烙印——嚴重的胃潰瘍病，急劇地發作了；加上傳染瘧疾和天花，他病倒了好幾個月。但當他一聽到賣國獨夫蔣介石進攻解放區的炮聲，他就不顧病後虛弱的身體，支着拐杖，又找

入了工作崗位，担任了如東副縣長兼宜豐區委書記二重要職務；領導海邊人民堅持鬥爭。但正如還裏反「清剿」鬥爭時鬆時緊一樣，他深固的胃病，愈來愈頻繁的發作。雖說他以頑強意志不斷克服病痛，也不得不時時起來又睡下。到今天他還只能在病的夾縫中生活和工作。他這樣忘我工作的精神，使他成為我們分區優秀的黨員之一；使他成為如東羣衆敬愛的領袖之一。雖然不少同志向他提意見：就是他的領導上民主作風不夠，對文化學習缺乏信心，這些，今天他自己也體驗到，並在下決心克服。

最後，談談這本書的本身：

我個人一方面感覺到：它相當刻劃出「一個被隊在腳下的人」翻身的艱苦過程；反覆申說著一個爲羣衆靠羣衆的真理；比較充分暴露了封建遊魂的罪惡和掙扎；採用了民間的生動語言，抓住了「典型」的幾個重要側面。因此可以作爲一本通俗有益的教科書，獻給千萬翻身人民誦讀。

另一方面，又感覺到：對於主人公的心裏掌握還不夠深入；對其缺點沒有作適當的批評；羣衆鬥爭場面的表現還太少和不够生動；（當然，以人爲中心的寫法，這方面受有一定限制），某些敘述還不够緊湊；有些造句還不够通俗。這裏文藝開始「下鄉」，粗糙固不可避免。但作者鬥爭的實生活體驗的局限，却是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我——一個愛好本書的讀者，一個和白得易兄一齊工作的同志，向作者提議：今後更多的深入實際鬥爭，寫出更爲羣衆所喜見樂聞的作品；向其他的讀者們提議：多鼓勵向新方向努力的，如得易這樣的文化工作者；并對本書提出善意而嚴格的批判，以促其進一步努力，爲人民解放事業更好的盡其應有的責任。

錢靜

一九四七·八·一〇

徐可琴翻身當縣長

一 從小兒他記得

幾百里范堤望不到頭，
黃海的邊上風在下吼。

堤岸裏，

綠樹莊田千萬家；

堤岸外，

一抹平陽（一）是荒沙。

生來海水苦又鹹，

沿海百姓吃飯難；

十里荒村只得半里寬，

海邊上的破屋數不完。

沿岸鄉裏三港邊，

姓徐的住了好多年。

三間草屋照見天，

只看見前簷沒後簷。

你說他生活苦不苦？
分家的糧飯一淘籬。

分得的糧飯那裏賣？

外婆家借口煮漿餲（二）。

破屋漏雨沒處躲，

枯冬臘月常蓋鍋。

媽媽死了誰當家？

五個伢兒（三）釘住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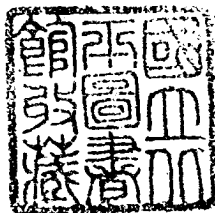
伢兒身上髒又冷：

十四歲女兒當家苦操心，

大兒子兩個挑灰死用勁，

三兒子六歲名字叫小金。

小雀兒啾啾賽百靈，



小金兒沒娘苦伶仃：

有時候鉤蟻蟻沙岸上走，

三五月放牛趁草青。

牛角彎彎兩邊分，

份養（四）的水牛利息能幾文？

有錢人兒女進校門，

小金兒天天牽牛繩！

海裏潮來牛上墩，

潮去潮來白森森。

人說海裏天天出金牛，

海裏的金牛來去不做聲。

家住在海邊識潮性，

小金兒出潮頂登勁。

手提一捉籬（五）向前行，

挖出的蚌蛤蚶子好幾斤。

整担子溼灰挑不動，

半擔子乾灰慢慢送。

鐵子（六）裏煎鹽鹽泛白，

灶底下燒火火通紅，
草房子口頭氣滾滾。

日工接夜工，

熬得眼皮紅，

不够他一捐兩三桶（七）。

蘆葦燒火節節空，

燒鹽的原叫「熄火窮」，

怎得不窮？

場官像閻王，

灶長是太公，

火福闖方傘時封（八），

商人下面有朝奉（九），

賣鹽的銅錢不够買斗蓬。

那來的錢？

做官的死要錢，

燒鹽的吃官鹽。

早上飯鍋裏煎點鹽，

晚上就抓進緝私營，

不叫你充家就算講交情。

不是做活計不起勁，
人到窮起來天也變；
嘩啦啦大雨不肯停，
眼看着糧飯吃乾淨，
開家熬餓熬皺了心，
瞓瞓還不見太陽影。
鹽場上燒鹽靠太陽，
柴草糧飯都長價錢。
鹽價官兒定，
官定的鹽價死不添；
一個人黑心，
害了千萬條的命！

海風拍拍火燒天，
一喊百和到古廟前。
發吵的嗓子餓瘦的臉，
一個個額頭上冒青烟，
一個個鼻子裏聞血腥，

再不「鬧街」(十)就救不了命！

神面前罰下齊心咒，
神面前吞下齊心麵。
眼睛一紅毒上了心，
腳踏海岸頭頂的天；
不得勝利倒不相信，
不得勝利橫豎沒得命！

幾百身短打破棚檣(十一)，
浩浩蕩蕩上掘港。
四五十里一跑餓得慌，
千等萬等官兒搖出場。
官兒們養得肥胖胖，
燒鹽的苦得臉焦黃。

官腔打得緊：「好好的，
你們爲什麼鬧公堂？
無法無天簡直是造反，
造反的罪名可吃得光？」
噤，吃不光？爲什麼

扣住鹽價死不漲？

難道燒鹽的奴才不吃飯！？

難道窮人就生派餓肚腸！？

言來語去通街鬧，

眼見不得收場了。

做好做歹走出和事老：

「你們回去漲價我擔保！」

前脚回灶，跟脚灶長到，

香煙呼呼迷迷笑：

「看這一鬧，鹽價準得小，

老哥，有鹽還是脫手好！」

強迫人賣鹽塞鈔票，

池裏滴水也不肯餉。

燒鹽的家家都騙到，

然後的牆上出佈告。

說是「鹽價已漲了」，

入娘漲價還是他進腰包！

男人的嘴上咬出血，

全灶的女人哭號啕。

舊社會要的是窮人的命，

小金兒雖小點點記在心。

鹽民的冤苦告天天不應，

鹽民的冤苦比海海無邊，

鹽民的冤苦受了幾千年，

要過好日子除非海水甜。

一、一抹平陽：一望平坦無物。 二、煮漿鍋：做豆腐用的鍋。 三、

併兒：小孩。 四、份養：一邊出牲畜，一邊出力飼養，合養分利。 五、

一捉籬：網形盛海貨器。 六、鑼子：煎鹽用淺底大鍋。 七、一捐兩三桶

：國民黨政府抽稅重至每燒一火（十担鹽）徵收三兩桶，每桶八〇斤。 八、

火福圖方拿時封：火福，擲丁之流，每年兩次要灶民到他家去吃飯，幾小碟菜

蔬，逼灶民送錢給他，叫闖方，又灶民每季得給火福送節錢，叫時封，出錢多少，隨人經濟狀況而定。九、朝奉：市上靠剝削吃飯的人。十、鬧街：灶民自發的鬥爭，大多爲要求漲價的請願。十一、掘港：如東縣大鎮，離海邊三十餘里。

二 老政府的欺壓

園子裏冒筍節節高，
小金兒長到十六了，
齊毛的雀兒要成雙，
娶不起媳婦爺心慌。
東張牆，西張牆（一），
送到別人家做新郎。

丈人家姓阮，
家住吉家村；
不插花，不拜神，
光身漢子倒進門。
小金兒，運氣醜，
碰得個丈人老賭鬼。
平時有錢手指兒癢，
沒得錢來搓搓手。
自田兜底（二）七八畝，
田又低，骨子醜，

抵人家欠賬還不夠。

小金兒，脾氣硬，
他說：「窮富不是天生，
又要揪，又要省，
只有個人懶沒飯吃，
沒得個地懶餓死人」。
搗風內樹兒棵棵硬，
莊稼生活他樣樣能。

不管他生活樣樣能，
雙手養不活一家人，
碰到了荒年成，
閤家兒餓得哼。

春荒時節舉目不認親，
替人家做親子出餓勁。
糠屑（三）糶子閤家兒度歲命，

吃不下缺糧老人置了（四）病，

破門落戶鬼也不上眼，

討價的一來鬧成了反。

眼珠兒一翻，本利雙用（五），

活活逼你上鬼門關。

半世裏苦得心頭歎，

算盤珠一撥完了蛋。

自田稅算得精大光，

沒得吃再到海邊上。

春風裏海草像血鮮，

老徐打魚到黃海邊，

海風吹黑漁民的臉，

拋兒離家的走風險。

汪洋裏水深幾十托（六），

船身子翻起又跌落。

只見空籠通，白落托，（七）

量水的號子像帶哭。

黃花魚兒大又肥，

趕不上街上柴米貴。

問你爲什麼做水鬼？

受不住岸上捐和稅。

捕一趙魚兒一趙捐，

南風吹得我眼裏酸。

不肖掙錢誰來弄海船？

逃得苛捐淹死也心甘。

老海戶識不全魚兒名，

老政府的欺壓數不清。

有天來些中央軍，

眼睛骨溜像流星，

是殺形——

指名要拿徐可琴。

（小金兒——

二十歲上取大名。）

「不瞞先生我姓徐。」

「媽，正差找你去！」

拳打脚踢罵上口，
麻繩一扣：「走，走，走！」

一走走到雙灰山廟。（八）
中央軍臉上陰陰笑：

「有人告你藏軍火，
有人指你有鈔票；
拿出錢來放回灶，
沒錢請你標上吊！」

真的往標上吊，
打起來不相觸。

打一下，罵一聲：「你可出捐？」
打一下，哼一哼：「那有捐錢！」

「你不出，你刁頑，打死你剝皮抽筋！」
左一記（九）右一記，叫老徐肉跳心驚。

只覺得兩耳裏嗡嗡作響，
只覺得兩眼中亂爆金星，
直打到渾身上痛如刀割，
直打得皮肉外鮮血淋淋。

「就打死，我窮人那有捐出？」
「你嘴凶，偏打你偏不相信！」
打打打，單衣上起了血紋，
打打打，直打得一聲不聲。

打死了冷水噴，
還魂再打死，
打死又還魂，
連夜解上了馬塘鎮。

馬塘鎮上中央軍，
光吃公糧不抗戰。
鬼子一來只顧躲，
躲到馬桶裏害百姓。

沒頭官司家裏得了信，
着急慌忙請人來說情。
他只認洋錢不認情，
八十塊洋錢一條命。

說情的嚇得眼睛滾滾圓，

八十元，算大麥頭兩船。

做官的口開不爲奇，

別人家飯也吃不轉。

求爹爹，告奶奶，

人上托人湊了八十塊。

又挨餓，又挨冷。

現錢現鈔怎得不肉疼？

放出來骨頭都打散，

痛得咬牙關，

走路要人攙。

青一塊斑，

紫一塊斑，

看看也心酸！

到家吐血又發糊（十一）

重便（十二）瀉去幾大碗。

身上越疼人越軟，

心上越想越不甘：

「那個指的名？

那個送的信？

那個黑良心？

打聽出來他小心！」

從來英雄只怕病，

個把月不會原飯勁（十三）。

那有個沒得家鬼死家人？

暗暗笑死了徐先正。

一、張牆：探訪設法。

四、置病：積久成病。

海中以繩量水，每二尺上下爲一托。

八、雙灰山廟：在如東縣豐宜區。

、馬塘鎮：如東縣大鎮，在掘港西。

十三、原飯勁：病後食量恢復。

二、兜底：一共。

五、本利變用：利和本錢相等。

七、空龍通，白落托：水浪衝擊聲。

九、記：打一下叫打一記。

十一、發糊：不省人事。

三、糠屑：大麥麩粉。

六、托：

十二、

十

三 徐先正設計害人

徐先正，害人精，
流氓坯子老跟丁（一），
交的海巴子（二），
連的中央軍。
吹牛拍馬樁樁能，
恐嚇擰騙樣樣精。
破衣爛衫的來賣白粉，
巴上灶長平地打個滾。
又穿綢，要吃葷，
國子裏不滿到別人家吞。
帶的姑娘不離身，
叫他大先生，哼也不一哼，
那個同他眼一擠，
翻脚打你幾十記。
那個同他絆絆嘴，
叫你全家遭晦氣。
你如同他插經過，

身上準的脫層皮。
海裏無風三尺浪，
徐先正無故把當人上，
獐子頭上尋橫嶺，
買作個王獐子做搭檔。
獐子頭光光，
像個爛西瓜。
嘴裏說好話，
腳底放老鴉（三）。
三步兩脚到老徐家，
屁股一頓就爆芝蔴（四）：
「徐三哥，你好忙，
出去走走財氣旺。
眼腳下，鹽價漲，
我們不如跑一趟？」
老徐連說：「我不幹，

上船下岸沒伙伴，
兵荒馬又亂！

既沒本錢又要打票，
裝鹽的船兒借不到，
還是不去的好！」

獐子一聽打哈哈：

「徐大哥，——哦，徐三哥，
上好機會怎麼能錯過？
沒得本錢、還鹽是什麼？
沒得伙伴還有我，
路上有事躲一躲，
難不成同路的壞同伙？
說到船，你倒請
徐灶長去說說情，
從來本家頂本心！……」

老徐嘴上哼兩聲：

「不要再提徐先正，
我早就認得他狠。」
獐子一聽不投門，

連說：「哈哈，你這個人，
說你能，還不能，
三面六證怕什麼徐先正？
難不成他好騙你分和文？
好，不要儘放在肚裏輪（五），
同我到他家去問一問。」

三十元，租隻船，
獐子一點離了岸。

船艙堆鹽雪雪白，
船頭打水聲拍拍。

船夫撈船談閑天，
老徐想想也開心：

這趙尋幾個活水錢，
強如燒這個死兒鹽。

一面想，一面笑，
趁水的船兒搖呀搖，

靠近了鎮市人聲鬧，
梢頭上有人放步哨。

那曉得船還不會到，
徐先正條子倒上去了，
說是「奉告張團長，
拜上王主任，茲托人
送上官鹽幾十包，
小小意思不消打收條。」
這花樣老徐那知道，
放哨的賊靠敢不靠？
中央軍又罵又冷笑，
跳上來個個抄腰包。
「先生，不是私鹽打過票。」
「不問你媽的票不票，
剛才團長下過命令了，
到老子手裏就別想逃。」

王瘋子，裝木瓜，
撐船的，嚇得怕。
老徐開口要講話，
險些被他打嘴巴。
船一扣，人一抓，

老徐急得把頭抓。
人不熟，票被扯，
垂頭喪氣回老家。
隔早大門砰砰敲，
徐先正來大發燥：
「相我的船，還不交？
我船等要，船等要！」

一個煤子幾頭燒，
船夫奶奶又來鬧：
「我家男人那去了？
我家伢兒年紀小，
男人一死怎得了？」

越是挑唆她越上，
徐先正是根撥火棒，
臨走還要罵一場：
「三天後船同你細算賬！」
蒙人（六）聽了歹人的話，

拍台打機的罵；

臉一死，肉一掛：

「不還我丈夫不歸家！」

看她越罵越難聽，

只好低聲求下情：

「人沒事的，你放寬心。」

弄點糖來搭她的心，

家裏的東西又把乾淨。

到處托人把船尋，

說的脫，騙的騙，

前後用去多少錢。

總你追得緊，

船兒不見影。

唉！怎樣好好鬼摸了頭？

讓人捏着鼻子牽了走。

光路上不走草路上走，

又換火赤練咬了一口。

暗地裏扣船死不放，

明底下追船不饒人。

一隻破船值幾文，

個狗入的徐先正，

早一趟，晚一趟，

釘前釘後要算賬。

說是等我慢慢問，

搖頭兒瘟，不做聲。

海巴子殺人不算狠，

徐先正追船逼死人！

一、跟丁：跟班，保鏢之流。

二、海巴子：海匪。

三、嘴裏說好

話腳底放老鴉：口蜜腹劍。

四、爆芝麻：形容說話快像炒芝麻。

五、

輪：籌劃。

六、蒙人：沒見識的人。

四 遭毒打情急告狀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
二月春風吹楊柳，
釘耙一扛朝外走。

手拿釘耙修堤岸，
走在路上有人喊。

頭一回，望是誰，

徐先正的姪兒在喊：

「喂！我姨（一）喊你談句話，

我姨請你去吃杯茶。」

老徐一聽心上怕，

提心弔胆到他家。

一進門，不談閒，

只問個船是怎說相？

「有就有，沒說沒，

沒那個同你玩花樣——」

「唉！說來真古怪，
告訴你老叔台。

錢倒尋去七十塊，
船連影兒也沒回來！」

兩句話不會說得開，

徐先正拍桌打板台。

他姪兒見他嘴一歪，

腳踏車一踫溜上街。

太陽落中照磚階，

兩個鹽兵衝進來。

徐先正把手一抬：

「人在此地，拿繩起來！」

——眼睛勒得牛卵子大，

「打，打他一頓拖上衙！」

徐先正不打不甘心，

直打得鹽兵手心疼。
男子淚有淚不輕流，
不在狗面前哼一聲。

家邊隣舍都圍來看，
齊說這次可不當玩。
兵兵兩聲起馬槍，
帶人奔向王家潭（二）。

連夜吊打打個够，
貪官土豪晒一頭。
當面同你還搗鬼：
「我同你沒冤又沒仇，
我替你身上去去尋。
一百二十塊放你走，
你懂張華炳是辣手（三），
解上去了就沒回頭。」

老徐心上正懊燥，
門上不許人來擾，
兩個熟人在外頭鬧，

進來是繆二任子喬。

任子喬開口罵：「壞蛋，
殺人犯勾結殺人犯。
挨他殺死你沒冤喊，
當真一解那怎麼辦？」

繆二說話頂入扣（四）：
「此刻有翅總難飛，
好漢不吃眼前虧。
錢沒得，可以兌，
那怕我替你拉個會，
省得在這裏活受罪。」

老徐想想真不錯：
「你靠勢力我靠朋友，
留條命同你慢慢熬。」
二人忙把保人做，
船期七天不得過，
八十塊錢想了火。

放回來傷滿身，

一天到晚躺了哩。

想通通夜睡不著，

牙齒咬進了肉。

女人哭，「你不要哭，

不怕他毒中瘴，

同他拚個死呀活。」

主意一定跳起床，

忙寫呈子去告狀。

一不告他地裏蛇，

二不告他當土霸，

呈子只告他兩句話：

「私刑吊打，勒索取牌。」

拿了呈子胆氣壯，

連夜拔脚上馬塘。

路上遇着馮老二，

此人說話阻氣小：

「徐先正也太沒王法了，

聽說你要跟他拚一交？」

我說出來不怕你惱，

這個官司，你吃不消。

他簇光辣（四）票子幾尺高，

你有幾個家當陪他攬？

惡人到頭終有報，

讓他逢逢別人好。」

老徐一提火星冒：

「當真窮人命難逃？

我不信 倒偏要告，

我 大不了我坐牢！」

「黑漆衙門八字開，

有理無錢莫進來。

出關梭子總先壞，

勸你還是節呀節的挨。」

就算天下烏鴉一般黑，

總有個把是出娘胎。

老徐一想回得快：

「爲人品硬又品乖，

你不告他他就把你害，
個屍養的頂頂壞！」

這裏皇子倒進去了，
徐先正還在街上搖，
訂住穆二死命的吵：
「你倒錢和船兩不交，
担的你娘的什呢保？」

穆二連脫你等看，

聽說徐可琴告了官。

徐先正一聽笑呵呵：

「看他窮得要賣老婆，
場面上人，他熟幾個？
頭髮絲兒不起火，
他還敢告我？」

「原說你保人不好做，
明天沒錢請你區公所裏坐！」

一、姨：叔父。 二、王家潭：如東縣范堤旁小村鎮。 三、辣手：
毒手。 四、入扣：有理。 五、簇光辣：全新而完好。

五 和官司攪纏（一）收工

黃狗叫，
差人到。

徐先正朝窗口一瞷，
才曉得不大好。

差人嘴一翹，
當面出拘票。

只催他街上去一遭，
不同他細請教。

徐先正一看大不妙，
連忙從身上傳鈔票：

「這裏是一百二十塊錢，
不要嫌，候老兄吃吃烟，」

忙叫人倒茶又裝烟，
淘米買菜鬧翻了天。

頭庭徐先正沒到庭，

只有老徐訴苦情。
說到苦處真傷心，
問官不聽也只好聽。

頭庭一開，又把狀子呈，
前脚回家，後脚來了人，
來人專裏徐先正，
又是酒飯又是菜，
安差的錢八十塊，
推了姪兒去擋害。

擋害也沒效，
姪兒交了保。
過了二庭開三庭，
老徐有病不能行，
打得吐血氣難平，
補個呈子加說明。

月到中秋分外明，
三庭一過最四庭。
徐先正一打卦不靈，
眉頭一皺要使歹心，
坐力的人（二）都一請，
請到家裏去談心。
街上的小菜買乾淨，
烟鹵裏一早就冒烟，
鬧熱裏如待新親。
有的塞個五十塊錢，
有的送了五十担鹽，
嘴上說得蜜蜜甜：
「借重諸位撐場面，
我總不省個錢；
幾十年的面子，
不能倒給徐可琴！」

俗說熱酒紅人面，
從來黃金動人心，
灶長說話能不聽？

做證明就做證明。
又拿了錢，
又見了灶長的情。
徐先正買下偽證人，
總以為官司拿得穩。
頭號船裝廿鎖上等，
大菜一請就十桌整。
不曉得又塞去多少錢，
跑堂的也候他吃香烟。
請人打通上吳衛久：
「徐可琴根本認告我。」
吳衛久，
中央軍裏的大縣長，
徐先正，
自在死了門子裏艱。
老徐整夜睡不着，
身上瘦得不敢摸。
獸在家裏女人哭，

出去人生路不熟。

別人家蠟屋裏火冒冒，
老徐家牆池上結蛛網。

親不來，眷不往，

蠟屋裏鬼當家。

女人死在吊腳痧，（三）

買不起棺材眼淚一把抓。

死的死了也作罷，

活着的性命隨得果如他！

不同他拚拚受鬼欺，

打官司拖也拖不起。

黃連生出來苦嗜嗜，（四）

窮人那年得出口氣！

臨到開庭那一天，

徐先正禮帽只管點。

兩邊人證都到全，

只等裏頭一個個傳。

老徐被喊了朝裏跑，

買作的證人一齊吵：

「你進去挨打一造，

走進去就挨吊！」

徐先正跟腳進，

已脫去大禮帽，

眼睛向上瞟呀瞟。

老徐說話也老到：

「我認輸，我不打了，

我的證人生病了。

他的證人是偽造，

又請酒，還塞鈔票，

那個那個得多少，

我一筆筆都能報。」

問官一笑不做聲，

當人百衆難幫徐先正，

話到舌尖頓一頓：

「唔，這事情還得慢慢問。」

公說公理，婆說婆理，徐先正翻的搶白理，對顧說謊，豈有此理，頂到問官，愛理不理，

落後問官起樟智，想叫他俵和官司，欺他徐可琴不識字，不如給他點虛面子。眼見拖得差不多，

問官出來打呵呵：

「你們的話，我都知道，這事情早晚見分曉，該回去的能回去了，徐先正你得找舖保。」

老徐回頭一驢，

招呼打得個刁：

「老叔台，先走一步了，你再在這些玩玩好！」

老徐一出門，碰了偽證人：

「乖乖，好大根大藤繩，咬噴咬噴吊得我疼。」

你那個要找徐先正，也上裏去談詩文，（五）省得在門口慢慢等。大家眼睜睜，不好則一聲。

怎怪他不尖酸？

一生一世與人靠。

怎叫他不高興？

眼見官司要打贏。

那曉得判與宣，

冒來個楊文軒。

說話笑嚇嚇，

替人做說客：

「人又不是不認識，一定要怎樣犯不得，

一切使費他願出，
三百三十塊你淨得。」

老徐本想揪到底，
又怕問官通了線，
湊得個好交易。

奉上的官司

打倒舊年底，

花的工夫也可以。

揪了整年做了個夢，

老徐想想心上痛；

別人家過年暖烘烘，

老徐家茅蓬瀟冷風。

眼見家裏空大空，

落得人財兩頭空。

唉，天大場官司，

就廢場收了工！

一、瀝區：不乾不淨。

二、坐力的人：有權勢的人。

三、吊腳痧

：霍亂俗名。

四、苦嘴嘴：苦也。

五、談詩文：談閒天。

六 徐可琴入黨

一滴海水興不起個浪，
一根蘆葦紮不來個障。
獨腳兒的山歌不經唱，
燒鹽的坡：要衆人扛。

老徐打虎急慌忙，
老虎毫毛不曾傷。
他有的是錢，
和了官司還買田。
他靠的是幫（一），
抹抹鬍子還把灶長當。

過了年三月暖堂堂，
海邊上有人齊（二）鹽抗。
自家的家，自家當，
燒鹽的牌（三），衆人掌。
燒鹽的事情大家議，

鹽抗會理事推老徐，
工作不光是練張嘴，
跟着同志們學道理，
只爲他從來受人欺，
安心替鹽民出口氣。

一忙整夜不回灶，
老爹開口就發燥；
「青年漢我見過多多少，
燒鹽的只有你骨頭輕，
是女人一死不收心，
我馬上替你對門親。」

老徐不做聲，
肚子笑得疼。
眼見屈不轉，
請女姐姐勸，

姐姐開口就淚汪汪，
句句話說在心坎上：

「弟弟呀！你聽我的話，

省得我再換別人罵。

你可記得？娘死了，

我帶了你這麼大。

冷了怕你凍，

贏了替你燭（四），

從小兒一弄就挨餓，

眼淚汪汪你抱住我。……

「原想你大了撐門戶，

你是存日子不會過。

早出晚歸你自吃苦，

惹得老人家動肝火。

「弟弟呀！

你說我聽了可難過？

就說是工作要人做，

難不成偏少你一個？」

想起受的淹心苦，
老徐眼淚止不住。

不怪姐姐她不會出來過，

革命的道理她想得破。

革命是為的要做主，

個人在辛苦那算苦。

姐姐的說話是說得好，

弟弟的道理也駁不倒。

只說他服便不服軟，

關他房子裏漆漆暗。

一有空，就朝外竄，

趕得老爹氣喘喘。

鹽抗會設在何家灶，

門前自衛隊放步哨。

放哨的老遠就在笑，

老頭子收腳筋爆爆：

「你，你可曾看見

我家個細畜生？」

「你貴姓呀？我倒面生。」

「我要找我家徐可琴。」

「噢，徐可琴，倒沒處尋，

曉得他那裏去冒雲（五）？」

老爹我勸你想開，

爲公辦事總不算數。

今天他委實不會來，

對不起，請你讓讓開！」

真是秀才遇到兵，

急得頭上爆青筋。

門裏一望多少遠，

又氣又罵哭打轉。

唉！不受騙，不受勸，

曉得是那一世積的怨？

哼！齊戶族，約親眷，

跟他個細畜生有賬算！

請人那天陰沉沉，

老徐整夜不定神。

鐵屋簷前轉幾圈，

牙齒咬肉心頭滾。

從小兒長在鹽墩下，

一旦要離開心記掛。

鍋底蘆葦爆火花，

今天爲革命離開家！

老爹話言像鋼刀：

「他天天家裏打個到，

尋起他來沒人毛，

這樣子下去做不到！」

客人吃得油光光，

七嘴八舌打圓場（六）。

鐵斧頭斫不進，

爺兒倆使蠻勁。

鹽墩子一推手，

望望鐵屋朝外走。
沒了家一身輕，
做起工作一路心。
耕車鐵齒尖又尖，
爲人那怕不上前。
同志落空來談心，
老徐心上事理明：
「坐贏官司打不贏，
貪官土霸一條心
有錢的有勢靠，
有勢的有錢尋。
穿好吃好，一揪多少，
揪得你窮人吃不飽。
他是鐮刀你是草，
碰上刀口命拉倒。
「中央軍做得我渾身疼，
共產黨真心幫窮人。」

一、幫：幫會，如青幫紅幫。

他主意多，門兒神（七），
跟他革命那愁革不成？
蘆葦葉把硬鐮鋒，（八）
沒得組織翻不到身。
心想加入共產黨，
曉得他可要我這樣的人？
黨內同志叫陳鋒，
老徐的心思他全懂。
前後談過幾次話，
于是決心來發展他。
人不知，鬼不曉，
神樞後頭填了表。
臉上火熱心上跳，
十月裏太陽高高照，
老徐走出來嶺微笑。
從來練鋼要好鐵，
好鐵越練越成鋼，
徐可琴加入共產黨！

二、齊：聚集組織。

三、燒鑪的牌

：舊例，每燒一次鹽，得納稅領牌。

五、冒雲：亂跑，像雲之奔馳。

辦法。八硬錚錚：堅硬之至。

四、熇：叫濕的衣物乾，但不用晒。

六、打圓場：說和。

七、門兒：

七 新四軍來了

七月裏太陽燒海潮，
新四軍抗戰過黃橋。
火在爆，風在叫，
傳來的消息人心跳。

千萬隻眼睛張着瞧，
千萬顆心裏望他到。
受苦的個個露着笑，
呀！我們的軍隊開來了。

一聲雷響天下動，
雲裏劃閃（一）照天縫，
新四軍一來來得猛，
宜鎮的街上如潮湧。

步槍榴彈身上掛，
槍上刺刀亮光光。
戰士身上多風沙，

戰士臉上喜洋洋。

人民的軍隊來解放，
通街上發了狂。
歡迎的塞滿大空場，
只聽見歌聲唱。

幾萬隻眼睛望前瞧，
天氣好，會台高，
大紅旗子下勁的飄，
樹上野雀兒吵。

首長代表都講過話，
鑽出個漢子台上爬。
大家都定眼望了他：

「啊啊，那不是徐三爹！」

老徐一身着短打，
立上台子就講話。

平時沒得我端口的份，
今天也輪到我做做聲。
老徐說話多認真，
老徐說話有精神。
說到鹽民千年苦，
鹽民生活那算人？
說到苦處人心疼，
新四軍來幫窮人，
幫我倆窮人大翻身。
說得越急越興奮，
說不出時頓一頓。
聽得大家入了神，
萬人場子火騰騰。
說一句，搓搓手，
說下去，流眼淚。
如今容不得賣國賊，
如今容不得吸血鬼。
他號召大家來戰鬥，
他要求大家去復仇。

成萬隻眼睛汪著水，
滿場的巴掌響如雷，
台上鹽官也低了頭。
吃盡苦鹹再吃甜，
種田的過出大豐年，
燒鹽的不怕黃梅天。
剝削捐，除雜稅，
物價貴了鹽價貴，
不帶他死刻扣（三）。
鹽民處處開口笑，
徐先正一看不得了。
海潮有落也有漲，
經不起鹽民算舊賬。
暗裏就把謠言放，
罵新四軍跟共產黨。
羣衆鬧謠要追根，
曉得徐先正不分門。

動了公憤把他審，叫他個灶長做不穩，合齊來了幾百人，嚇得他老虎沒得魂。

平時他欺人如欺狗，今天也嚇得活活抖，受害的個個指了罵：

「你怎該害、充了家？你怎樣專門敲和榨？造謠胡說你多混賬！」

徐先正有臉沒處遮，打起招呼來結巴巴。

「只怪我昏了頭，只怪我想吃黑。」

這次我，下次不，……」

他嘴上咳，心上嚇，說半句，倒停三刻，鹽民說話頂人骨：

「這種人灶長可當得？要拔他鬍子揪他臟！」

乾撒職，就撒職，積年冤氣一齊出。

只是天下烏鴉一般黑，接手的人倒難物色。要是再弄個徐先正，我俚骨頭也沒得脹。飽漢子不知餓漢飢，灶長頂好窮人裏舉。

忽的有人出主意：

「有個人你俚果在意，他爲公跑壞腳板底，他爲了公事不顧家，鹽抗會理事徐三爹，我說大家要選他呀！」

刮盡寒風刮暖風，鹽民一聽全贊同。

騰鹽的，一聲開，
眼睛笑成一條縫。
徐先正，滅威風，
鼻子氣了兩個洞。

鹽民談天真熱鬧：
「楊樹不蛀撐天高，
樣的老虎落了腳，
個狗人的動槍又動刀

落了職還有勢力靠，
只怕徐三爹不够他搵一交！

「你看他逢人還在講：
「哼，揪了我，沒說相。

不是我說句過頭話，
過天灶長還是我當。」
就怕他認餓餓頭不餓氣（四），
不曉得又玩什呢彎環計（五）！」

一、劃閃：閃電。 二、薑鹹：如東縣一鎮在王家潭南，掘港北。
三、不帶他死刻扣：不許中飽。 四、認餓餓頭不餓氣：不願實際損失，
只要出氣。 五、彎環計：巧妙壞計。

八 暗殺

日落沙灘下——海邊，
惹鬼的個夜——暗星，
晃亮的一閃汗毛颯颯，
海船上黑影鬼鬼祟祟，
暗夜裏作堆起鬼是人？
徐先正一吼殺氣騰騰。

聚礮囉，點燭火，
殺人毒計安排妥。

「幹了他，也不爲我，
幹了他灶長你俾做。」

「我說得出，就做得到。」
徐先正越說越發燥；

衣袋裏一拔槍舉人把高，
「哼，只要他細龜兒吃得消！」

有惡霸，有土豪，

地痞流氓成了淘。
徐可來，嚴老二，
都是一班大強盜。

聽說殺人渾身勁道到，
胸膛一拍脚一跳：「好，好，
替哥哥出口氣——談不到，
做死他細龜兒——我係包！」

徐先正殺人不動刀：
「鐵屋近邊草堆兒，
又要伏線要釘梢。
手脚要乾淨要把鐵，
不要攢人不消先跌交，
草不除根他還要冒。」
埋伏線，緊釘梢，
望望到元害。

「一晚上，來耳報：
「今晚灶裏會開好，
徐可琴定向家裏跑。」
乖乖，這下子拿穩了！」

天上跑雲亮月子胃，
野鷄閣閣的滿田吵。
正是殺人要月黑，
放火趁風高。

嚴仲達
手槍一支插在腰；
鬼眼睛
一閃一眨朝前瞟。
半夜大路口，
只等有人跑。

新灶長徐三爹，
才接事，沒抓拿，
選了個他，
苦了個他；

開會整半夜，
一弄就不歸家。

海灘上面霧騰騰，
開會聚上整屋的人。
開起會來點紅燈，
半夜深更也沒人困。

老徐做總結——沒得息，
嘴裏沫騰騰——說得急：

「……從前是買賣一把抓，
銅皮兒滾見先稱把他，
蝕歸你，漲歸他，
付錢隨奶奶賞鍋巴（一），……」

「民主政府幫窮人，
自由買賣新章程。
客認客認（二），儘客人認，
灶長不落你分和文。
就地徵稅貴賣貴，
只要你來不漏稅。」

鹽民聽了笑呵呵：

「民主政府，處處爲的我俾個。」

要再燒私火（三），良心也說不過。」

會上一通過，

將後照着做。

散會之後笑聲多，

老徐想想也快活，

冷風裏臉上燐熱火（四）。

忽的有人咬耳朵：

「這些時風聲不大妥，

我送你回家做做伴。」

老徐說：「笑話真笑話，

這一段路，你放心吧，

我眼瞎了也摸到家。」

灶裏的路，岔子多，

真的烏漆換黑暗（五）。

過了年沒到哥嫂家，今天順路去看一看。

烟抽一袋茶兩碗，

撲撲衣裳要打轉。

「眼見倒半夜了，

你還要想打轉？」

哥哥打掃嫂嫂來勸。

「你可懂有人在暗算！」

早黃牛喝水拉不動，

胆大的虎嚇不中用：

「那個欺我我賠他碰！」

哥哥拖得惡，嫂子不放鬆：

「你真要走，我叫人送，

不，夜裏要回去是不成功！」

兩個不成功，

惡鬼落了空。

嚴仲達半夜不見人，

第二天來找徐先正。

橫肉臉氣得一團青，

徐先正立時起殺心。

親自定計謀，

親自派打手。

立夜等回頭，

恨不得親身走一走。

平時他不是醉呼呼，

早就呼大呼（六）。

今天等等還不上舖，

又怕殺手心太粗。

直到他等得差不多，

奔回來殺手氣呼呼。

一、隨奶奶賞鍋巴：多少隨他給。

三、私火：不納稅的鹽。

六、呼大呼：睡覺。

四、熱火：暖和。

二、客認：是客人的一音之轉。

五、烏漆摸黑暗：漆黑。

「聽了你守在大路丫，
倒頭太陽耀得眼光。」

一個人走過了，

騎的腳踏車。

眼前前一晃，

以爲不是他，

那驢得放過了他；

我，我真是大傻瓜！

入娘又不是老衣裳，

那來頂帽子頭上遮？……

噯！要末他不配死？

要末他運氣好？

好！你姓長做穩了，

你不要出岔子！

九 『牛推不倒，叫狗子咬。』

過了正月正，
家家點紅燈。
來到二月二，
灶裏好熱鬧。

事情煩，精神到，
忙手忙腳打碎票（一），
新灶長，不發燥，
遇到鹽販一臉笑。

到處鹽販都知道，
這裏鹽，準零挑。
窮人的灶長名氣高，
海門落地（二）也有人到。

小沙蟹（三），熟來分，
話沙話，笑嘻嘻；
「證明書在間格裏（四）」，

農抗會裏聊有圖記。

老李一見喊晦氣，
農抗會，還沒得底。
老張想想真沒趣，
還沒加入組織裏。

老徐辦事真體己：
「這趙大家挑回去，
下同不爲例。
要有組織才便利，
不光是爲圖記。」

兩人一回家，
參加的參加，
組織的組織起。
賽如春草長滿地，
興起鹽販會學道理。

鹽場上面攪得紅，
不怕本小價不公。

新章程沒人不贊同，
主任的腦筋攪不通：

「挑担兒鹽，做什呢夢？」

一担兩担三五担，
成天打票沒得空，
以後不準這樣弄！」

老徐服軟不服硬，
天生有理就要爭：

「一人販他整百担，

小販够挑百十人。

大客賤錢買花粉（五），

可憐小販全家等，

等他賺個三五文，

養活大小一家人。

我當灶長是窮人，

窮人還得幫窮人。」

主任一聽跳起身：

「芝麻大個夢灶長，

居然有理由我爭。

你敢同我見場長？」

「見場長就見場長！」

老徐急得汗直滴：

兩人一反臉，

去把場長見。

場長人還好，

堆上一臉笑。

主任一上來就發燥：

「做什麼打碎票？」

他灶長大，我主任小，

做主倒做不到！」

場長忙說：「你平平氣，

家裏人有事好商議。」

只是眼睛睜老徐，

曉得，一肚子氣，

連忙拉到他房裏，

說話聲音低：「喂，老徐，

你的意思是怎樣，

說出來大家好商量。」

老徐不說囉子，

說出道理斬斬綽：

「怎樣不怎樣，

大客不同小販搶。

再要忙，沒說相，

那怕我通夜不閉眼。

不嫌主任他嫌煩，

他如果硬要攀（六），

我辭職，我不幹，

我不能看了窮人缺糧飯！」

場長點頭說：「不錯，

好，好，一定這樣做；

來，同主任說說破。」

拖到外面把事和，

飯一頓，酒兩壺，

灌得主任醉呼呼。

回來格外下勁攪，

左近沒人不說好。

好是好，忙得不得了，

鹽場上，只嫌人手少。

找人不消把人托，

蘆來了人真快速。

胖胖的臉，沒棱角；

「做人小號張敦福，

舍間就在豐利北。

算和寫，是沒走作，（七）……」

嘴碼兒熟（八），死驚說得活，

黃貓兒說得來光滑滑，

嘴甜不曉得心果辣？

算盤珠，的的答，

烏龍水，耳邊夾，

弄的本賬倒頂括括，

早也的的答，

晚也的的答，

那曉得眼一腫，

老母雞變做鴨，

記什呢賬，糊糊鬼，

老徐還當是好手，

是好手？三隻手，

有點沒點撈了走，

老徐去開會，

他在出皮漏，

偷了沒人問，

走私走了整大國，

沒人問，糊而混，

問一聲，打冷頓（十），

個麻腳兒瘟（十一），

明天朝你是腳後跟！

鈔票捲了整百塊，

只要溜得快，

公賬私章進了沒底袋，

心思真真壞，

老徐氣得嘴難開，

到豐利去贖贖來；

豐利街，丁字街，

沒他個鬼毛在，

尋了保人間問瞧，

保人的話兩面搖；

「噢，只說他算盤刮刮叫，
人品好壞那個摸得到？」

問了個夢，做了個夢，

老徐一跌一範葱（十二），

算挖了肉，補上洞，

還樣子下去怎樣弄？

「不怪他吃了豹子胆，

只怪我當時瞎了眼，

噢，只怪我躲了懶。」
足足氣上三五晚。

有的同志消息靈，
入門就喊：「徐可琴，
你還回險上了心，
要不是上頭相信你，
大家認識你徐可琴，
什麼時候，早已出事情！

「說什呢張敦福，李敦福，
還不是徐先正說的亮。

觸了偷得你精大光，
徐可來還出面告一狀。

外頭又把謠言放，
沒根沒斑（十三）的造上「朗趙（十四），

「同主任說說理，
你倒還可以。

碰上了彎環計，

你還是不搞他戲。

哈哈，牛推不倒，

叫狗子咬！」

一、碎票：打零賣的據票。 二、海門落地：海門地方。 三、小沙
鹽：海門青年。 四、間格裏：這裏。 五、賺錢買花粉：沒正經用場。

六、攀：執拗。 七、沒走作：沒錯誤。 八、嘴碼兒熟：會說話。

九、烏龍水：小字筆的一種。 十、打冷頓：一時難於回答。

十一、麻腳兒瘟：危險重症，作罵人用。 十二、一籠葱：一下子。

十三、沒根沒斑：毫無根據。 十四、一朗趙：許許多多。

十 最後一着

閻王派小鬼，
一手高一手。
同同走一趟，
再把能的放。

長舌鬼，頂會講，
舌尖兒一轉一個謊。
走一步路，十八個謊，
還只嫌謊言造得朗（一），
草屋蓬兒走一趟，
灶裏謊言如潮淌。

謊言加油又加醬，
說得賽如照的相：
「我親眼看見他垮下來，
崔德耀（二）只賸了一個排，
日本兵來了擎大淘，
看他工作上那裏跑？」

謊言入耳人心驚，
灶裏個個都相信。
老徐說：「沒得這事情，
新四軍打仗只有贏。」

硬板也怕鋼釘釘，
謊言越來越登勁，
不由得耳朵不相信。
剛巧掃蕩才過去，
部隊轉移失聯系，
同志們個個上了疑。（三）

爲了革命，
吃苦沒關係。
沒了新四軍，
吃苦沒得底。
個個憋了氣，

精神打不起。

老徐頭一擰，心思上了身。

又苦又作急，紫飯不想吃。

老頭子帶勸帶搶白：

「還什呢工作不工作？」

不如在家喝糝兒粥（四）。』

姐姐來看說：「可憐，

唉，不聽老人言，

你吃苦在眼前！」

徐先正，大壞毛，

看見工作上沒勁道，

曉得鬼把戲生了效。

頭一斜，哈哈笑：

「只說攀你不倒，殺你不到，

如今後頭果有人靠？

叫你哭不得哭，笑不得笑，

才曉得老子手段高。」得意忘了形，

點頭又晃腦：

「乖乖，腳腿子跑直了，這下子樣的要命了！」

黃金不怕烈火燒，

有人眼光見識好：

「老徐你何必太苦惱，

你可曾派人去贖贖？」

新四軍裏人不算少，

那裏就一下子打光了？」

老徐差點把頭敲破：

「唉，唉，你看我，你看我，

不信眼睛裏信耳朵。

年紀三十往四十上過，

做事還是這樣不老火！」

要個人去摸底細，

趕到同志們家裏。

個個兩碗飯都吃不到，
臉上瘦了一大套，
提了口消息，沒有人有勁道，

省得你推他躲懶，
我上南去摸摸看。
一頭打聽一頭跑，
怕倒不怕光心焦。

一直向南去，
依了老百姓的嘴。

「新四軍？不錯
先前他係駐這裏。」
走呀走，跑呀跑，
直走了肚子咕咕叫，
才望見熟人放步哨。

過了步哨，心真要爆，
當面跳來個崔德耀，
眉花兒眼也笑：
「哈哈，你那裏找得到？」

「哦？你怎麼變瘦了？」
你言我語多熱鬧：
「還沒有吃飯趕快燒！」

「不談了，不談了，
我係就急死了。
只說你係打光了，
呸！原有是造的謠。」

來路遠，去路近，
回家渾身勁。

「怎樣好好沒信心？
怎樣好好就動搖？
不是他謠言造得巧，
只怪我係眼光太短小。
回去要好好檢下子討（五）。」

海裏行船浪接浪，
過了半年翻陳賬。
已經成立十五區（六），
老徐調昇區隊副。

忽然灶裏破了個案，

破了案，抓兇手，

嚴仲達，大出醜。

案情是，嚴仲達，

搗鬼會戮腔，

一臉裝甜相；

挺到抗屬家，

暗暗偷了講：

「馬上要到老中央，

你家家裏不要揚！

「新四軍就要垮，

何必替他扛槍把，

軍隊裏交關苦，

總要回來才安安。」

鄉下人，沒見識，

還當同他蠻合適。

錢和禮，手裏塞：

「二先生，莫見客，

煩神替我家人帶出。」

嚴仲達，話言滑：

「我去說是不犯法，

對剖二三個，

你點開辭（七）不能搭！」

你看他跟蹬跟蹬（八）

跑上海防風，（九）

拉了戰士就「動員」，

「動員」人同老家，

「動員」開小差。

嚴仲達來走一走，

隊伍裏頭活見鬼，

一弄有人溜了走，

細細一追究，

原來是他的鬼，

抓小鬼，訊小鬼，

閻王老兒也嚇得抖。

一、朗：稀少。 二、崔德耀：歷任鹽民自衛隊長，海防團參謀，南通警衛團團長等職。 三、上了疑：懷疑起來。 四、慘兒粥：細觀子寬的粥。 五、檢下子討：即檢討一下。 六、十五區：一九四二年劃黃鎮長沙一帶濱海地區為十五區。 七、閒辭：閒話。 八、跟蹬跟蹬：起勁的跑。 九、海防團：保護灶、漁民利益的人民武裝。

十一 不許你再攪鬼了

臭壳樹，根株壯，
嚴仲達，神通廣，
跌了筋斗不放躺；
爬起來還當個大保長。

鄉長嚴仲和，
是他親哥哥，
殺了人還笑呵呵，
黃貓兒臭一窩。

面子上仁義道德，
骨子裏窩匪藏賊。
男也詩云子曰，
女也阿彌陀佛。
開家兒心不黑，
鰻魚裏算鯢骨（一）。

他不種田，不燒鹽，

家裏的園子園到天，
別人家過荒他過年，
別人家落難他落錢。
收的賑糧發的是錢，
錢？兩個耳朵朝後掄（二）——

收一斗，發一升，
不管飢民餓得哼，
大門外，躺了等，
鄉長家鍋裏肉湯滾！
肚子痛得渾身癱，
不如來吃麻雀飯。
處處飢民鬧成了反，
鄉長他一笑不在眼。

反映到區裏，
開會來處理，

區長吳一里，
說話真上理：

「從古上樑不正下樑歪，
現在上樑正了，下樑擺。」

換了頭，沒換尾，

倚了有些連擔手（三），

底下還是他俵在攪鬼，

你說飢民趕急要吃飯，

賑濟的事得認真辦。

他說且等我腰包灌灌脛（四），

飢民的肚子慢一慢。

由不得百姓與致淡，

這樣下去要連本爛。……」

論鄉長，論人品，

基層政權要抓緊：

「組織股，徐可琴，

熟地理，懂人情，

非他去不行。

攪一鄉，做典型，

別處照了行，」

區裏會開完，

下鄉來察看；

飢民熱嚷嚷，

正吃麻雀飯。

聽了訴苦開大會，

區長回言發得對：

「這樣的鄉長太混蛋，

不光要撤職要查辦。

救荒的事情不能慢，

新鄉長你俵用心揀！」

大衆個個都動腦筋，

想的些人總難稱心。

區長說話大家聽：

「我來介紹徐可琴，

從小兒過荒餓過肚，

他來包你俵不吃苦。

他當過十五區區隊附，

哦，有件事情我補一補，
區隊裏吃飯總肯餓，

海戶的肚子大得多。
他親做親子親白磨，
不但够吃還有得多。
他當灶長你俾聽說過，
這個我就不消再噏噏！

「好的，徐可琴！」
「好的，他做行！」
哄的一聲都歡迎，
窮人的灶長久聞名。

冤家遇了對頭心，
嚴仲達旁邊吃一驚。

到底精裏怪，
主意轉得快，
眼睛一乜（五）嘴一歪，
黑暗語（六），打得乖，
五位保長嘴不開。

見了沒人說，
有人搶嘴快。

問也問得絕，
問裏就帶怪：
「請問爲何不贊成，
倒要俾說一聲！」

問得保長沒轉身，
說出話來陰死文（七）：
「唔，不是不贊成，
那裏是不贊成？
做鄉長，頂煩神。
不識字，怕不能？」

「不識字，礙什呢事，
好似現在餓肚子。
他不曾自顧自，
包不做混賬事！」
金銀落地一聲響，
羣衆一閱不容講。
氣煞個二先生：
「個瘟，倒底他有幫襯，

大家贊成，上頭又信任，當真就沒得我俸的份！」

到底是嚴仲和，

讀熟了三國水滸，

肚子裏計策多：

「跌開我，便宜了我，

沒得個冒烟的不起火。

你有引火線，

我有撥火棒。

燒了椅子要燒膀（八），

有種的就往火上鎗。……

「你越是急急急，

我越是慢慢慢。

總叫你趁風扯的蓬，

還得風頭裏挨打翻！」

一、鰻魚裏算鯢骨：形容人剝繭計算。

二、搨：拉。

三、應攬手

：助手

四、灌灌膿：灌滿了。

五、一乜：眼睛看人叫乜。

六、暗

哨語：暗記號。

七、陰死文：死不死，活不活。

八、燒了椅子要燒膀

：與唇亡齒寒相仿。

十二 救荒

餓！

餓起了火；

跑！

上鄉公所。

賽如海長潮，

人喝（一）成了渴。

形相（二）惹怕，

聲音發嘎；

「鄉長，鄉長，

出來講話！」

「要吃飯！」

「發糧飯！」

外頭只是喊，

老徐出來看。

那個說窮人沒眼睛？

曉得個徐可琴，

信的是徐可琴，

老徐說話大家沒聲音

「你俚埃餓我知道，

有人良心填死了。

他跟和印金不會交，

我一粒糧飯沒收到，

叫我空手怎樣子攪？

你俚頂好把他找，

我判區裏去商量好。」

羣衆一聽說：「乖乖，

沒是非還撥出是非來！

走！不要再釘徐鄉長，

有話同他狗人的去講！」

餓！

餓起了火；

走！

尋他龜窩。

個個眼睛通通紅，
整百個人一窩蜂。

逼出來嚴仲和，

嚇矮了一尺多。

他心裏放潑（三）跳，
臉上還裝個笑：

「諸位諸位，來做什麼？

哦，我已經推了手，

有事不要再找我；

唔，諸位不要再找我。」

「少得說說玩鬼計，

印在那裏那裏？

拿出來滾事體，唔，

不交只要你得過去！」

他只掙撥火燒別人，
那瞞得惹火上了身。

上了身擺不掉，

心想把說掉，

曉得他老一套，

飢民個個鬧。

恨上了心，毒上了心，

一聲喊打，個個出勁。

你做得毒，你做得絕，

吃我俚肉，抽我俚血，

打，打死了我償命！

打，打死了你再說！

嚴仲和，不要臉，

左一躲，右一閃。

雙淚掛上臉。

「諸位容容情。」

「容情不容情，

我俚命還沒得還容什呢情！」

區裏來救火，一看就問：

「這是爲什麼？」

「不什麼，你問他嚴仲和！」

嚴仲和半空得了救：

「同志同志呀救救我，

你再不來，我駝（四）不過……」

同志看了笑不過：

「好，同我到區裏走一趟，

你脈棧還不會交清賬！」

押去鄉長，

區裏解了圍。

老徐前頭走，

飢民跟在後。

老徐一想你搭漿（五），

我不能睜了眼睛相。

約了保長來商量，

問保長，問得對：

「災糧一總收多少？

多少已發了？

大幾口，小幾口？

各保統計果可靠？

飢民表幾天能趕好？

三天？三天得準期繳。

表冊要清楚，

不能帶馬虎。……」

保長着實有點數，

曉得沒法撒爛污。

商議到賁昏，

飢民餓難忍。

大家亂紛紛，

齊想衝進門。

老徐問：「那個順便去說一聲？」

保長們一想臉脫色。

他睺眼睛餓花人也不認得，

送了去挨打犯不得。

搖手忙說：「去不得，

我俾說話沒人聽，

我俾說話不殺勳，

鄉長出去頂合適，
只有鄉長能解釋。」

老徐出門外，
大家正在怪。
看見老徐到，
齊聲不響了。

「叫你俾等得不耐煩，
今天日落天又晚。

我從來說話不當玩，
明天包你發糧飯。」

老徐說話不轉彎：
「有件事得辦一辦，

那家在等糧飯，
那家能慢一慢，

各保夫一查看，
我們火速夜趕。」

說頭盤，說三番，
飢民們才走散。

新鄉長，真能幹，

發脹的糧飯聚聚看，
不夠的先借若干担，
以後要難糧再少難。

零零落落收名單，
老徐同人沒手的翻。

一面催，一面趕，
整夜燈火照上窗檯眼。

第二天太陽到小中，
拿籮拿袋的一齊湧。

男也領，女也領，
一籮兩籮馬上空。

趕到西，趕到東，
老徐一點不能空。

老人的臉脹得鑲亮大，
伢兒的臉餓得黃又腫。

苦臉上起笑容，
那能够不感動？

大人伢兒笑哄哄，

又像白天又像夢。

春天的太陽亮光光，

政府的恩情那能忘？

飢民向老徐臉上望，

眼睛下兩個黑眼眶（六）。

一、喝：聚集，

二、形相：形狀。

三、放潑：很厲害的。

四、駝不住：受不住，

五、搭漿：撒爛污。

六、黑眼眶：黑圈子。

十三 站穩了腳跟

春天日天天長，
老徐救荒如打仗。
採花蜂兒釀蜜忙，
抵不上政府忙救荒。
鄉公所門前沒人躺，
只有領糧的來又往。

忙得個大男小女都爭先，
忙得個烏木桿子鞭呀鞭（一）。
忙得個算盤珠兒的响答，
忙得個麵糊把兒牆上刷。
忙了收，忙了發，
忙了算，忙了軋，
公佈的賬目頂刮刮，
個錢爛污也不想撒。
乳漿草兒（二）頭擠頭，

老徐的心思千萬頭。
前半夜——
區委會工作不離手。
後半夜——
救荒的事情掛心頭。
一個月裏三十夜，
那個夜裏得好睡？
老政府——
官做三年胖又肥；
看老徐——
一當鄉長渾身瘦。
身上雖瘦錢民飽，
解放區救荒政策好。
你看淪陷區、大後方，
那年春荒不餓肚腸？

餓死的窮人沒處葬，
野狗子卓爬亂坟場。

這裏修堤工代賑，
這裏生產又經商。
興興旺，齊武裝，
那裏像是在過荒。
老徐救荒真在行，
別處跟了做榜樣。

飢民談起來淚汪汪：
「真是地上比天上，
先前我餓眼人兒（三）餓個花，
鄉長家家裏喝鷄湯，
現在賑根晒滿場，
做了鄉長還吃麸糠。」

老年人，嘴直啞，
想不到徐某有辦法，
保長們、齊恨煞，
揩不到油水沒得刮。

揩不到油手心癢，
收糧的裏頭玩花樣。

也算他倒倒足器，
作弊的風聲朝外透。
老徐聽了不開口，
抽空就往保長家走。

趕出來嚴保長笑嘻嘻：
「哦，鄉長鄉長請上裏，
忙端檯，忙掃地，
拍馬屁，來不及，
右手端來天水茶，
左手裝上水烟袋：
「這些時身體可自在？
是什呢風兒吹了來？」

馬屁正拍在馬腳上，
老徐不跟他談家常：
「春天天色潮陰陰，
毛花兒細雨不肯停，

存在你家的糧飯，
更時常見見太陽。」

保長有鑷勁，

睷睷鬼眼睛：

「不礙的，你放寬心，
公家的事，我頂問心。
決計不會出毛病，
過天我好好曬乾淨。」

老徐深怕不對勁，
催說要曬趕好天。
頂得保長沒回聲，
只好幫了朝外奔。
心想：「你要曬就曬曬好，
這倒頭糧飯總不會少！」

說奇巧來真奇巧，
曬乾了不僅不會少，
攤在手裏乾乾淨，
囤子裏多出十幾斤。

咬在嘴裏格百響（四），
一斤裏長出好幾兩。

烏木桿子釘銀釘，
老徐心上亮晶晶，
不嫌重，只嫌輕，
曉得保長秤錘心。
「你這秤桿，那裏釘？」
問得保長難爲情：

他曉得老徐只服軟，
請人來勸得滾滾圓：
「某人爲人算不錯，
這次他也太糊塗……」

「出的橫豎已出過，
三五斤糧可在乎？
得饅人時饅一步，
勸你不如馬馬虎。」
老徐差點要光火：

「多收的糧，非退不可！」

只爲生平恨貪污，

板定要退給出糧戶。

立即開會來處理，

飢民大戶都出口氣。

賽如被當頭打一記。

嚴二保長夾夾屁！

狐狸精尾巴拖出來，

羣衆個個啼笑歪。

齊說乖乖好厲害，

工作原不是做買賣。

老徐茅蓬錢又矮，

有錢無理莫進來。

來什呢人？周某人；

做什呢來？送錢來。

周其販田盤買賣，

經手賺了幾萬塊。

爲要見見鄉長的情，

一送送來五百塊錢。

「只够鄉長買茶葉，

只够鄉長裝袋烟。

不成個意思，

鄉長不要嫌。」

頭顱屁股仰，

手裏鈔票攪。

推三又推四，

不容老徐講。

老徐趕上前，

揪得勸眼睛：

「喂喂，老哥那不行，

要錢就不叫徐可琴！」

「鄉長你跟我不知心，

瞧不起我就不領情。

你不收起來就嫌非，

「不收起來別想我走！」

駝不住他慢慢膩（五），

老徐女人叉了嘴：

「周先生也太客氣，
還叫我係怎過意？」

姓周的聽了巴不到，

丟下鈔票往外跑。

老徐出門追到，

趕回家來筋爆爆：

「女人家點事不知道，

專門攪在裏頭鬧。

我要是愛鈔票，

什麼時候，早就發財了。

他周某可是善與人交，

你也只是怪別人要發爆！」

囑子勸得八斗缸（六），

惹得女人來開鍋（七）：

「別人家鄉長小狗子落屎缸（八），

跟了你鄉長吃穀糠；

別人家裝進棺材還伸手，

你，塞到你手裏退見鬼。

就說你一生不吃無名酒，

有手不拿妄空錢，

又不做強盜又不做匪，

當真怕鈔票割了手！」

不管女人怪不怪，

召集羣衆把會開，

當衆把錢掏出來：

「諸位你說可應派？」

「什呢應派不應派，

這又不是收的賄！」

老徐想總不對，

民兵費添上五百塊。

老徐說：「當路潑水關我滑，

我不走你沒辦法！

哈，搗鬼搗腔敲仲達，

還當我三年前個陸拐脚（九）。』

不受風吹不開花。

你看他不經雨打不冒耳（十），

不用說榆樹成蔭生來慢，

一旦成蔭把人遮。

俗名。 一、烏木桿子鞭呀鞭：稱桿時桿桿子上上下下。 二、乳漿草兒：澤瀉

俗名。

三、眼人兒：眼珠。

四、格百響：格百、響聲。

五、賦：鳴

嗷。

六、嚙子勒得八卦缸：嚙子壯，高聲也。

七、開鋼：吵罵。

八、小狗子落尿缸：歇後語，吃不及。

九、陸拐脚：蹺脚買。

十、兩

耳：萌新芽。

十四 包圍王家潭

三十三年鬼子來清鄉，
挖空心思用的毒花樣。

公路結成封鎖網，
據點就是梅花樁。
八月裏駐下王家潭，
放哨的站在碉堡上。

鬼子下鄉如虎狼，
鄉長楊述祖，別的還在行，
只是不敢帶武裝。
不拿槍枝那成功，
老徐一壁齊羣衆：
「老楊，今夜到堤上受受風。」

海上秋來吼大風，
沿堤一片烏龍龍。
鐵器破擊響聲重，

鬼子聽得大砲轟，
轟起炮來有屁用？
幹部打衝鋒，羣衆更英勇。

鐵鉞鉞土剝暗星，
地雷埋在大路心，
安下機關同他拚，
第二天伏擊大路邊，
不見鬼子不放應，
槍口只等個鬼子兵。

鬼子下鄉來搶東西，
他望見木牌插范堤。
牌上有張罵人的嘴，
估猜挨罵得漲了氣，
鬍子一翹拔這個鬼東西，
眼見拔得剛離地，

轟的一聲「好來兮」，
東洋貨色炸成泥。

伏擊的個個登了勁，
一排槍打去「砰砰砰」。
老徐笑瞇了紅眼睛：
「同志，還趙買賣可稱心？」

河豚沒吃不曉得鮮，
海船坐慣了不怕顛。
老楊打仗打上了勁：「對的，
助理，我們要好好跟他拚。」

真是偷嘴貓兒打不改，
吃屎狗還朝屎路上來。
隔天鬼子學了乖，
望了木牌他不挨，
走路只向旁邊歪。
過了木牌，大搖大擺，
腳裏一拐，踏了個怪，
日本鬼子，炸得干塊。

靈魂腦子絲瓜筋，
鬥爭鬥兒越翻新。
一百二十個花樣精，
只叫他「清鄉」沒處清。

有的挖個下馬坑，
裏頭空空人把深。
上舖蘆葦幾十根，
外用虛泥蓋一層，
口子陡，裏頭灌足爛泥水，
大路口，專門等個日本鬼。

又種機關「倒籠子」，
竹片根根削成刺。
密密埋成圓圈子，
尖頭兒朝下置。
腳踏了拔不起，
拔腳就戳個死！
那說鬼子他勇敢？

步步路上出冷汗，
不走正路走河坎。
河坎裏又吃天鷲蛋，
游擊越打越到家（一），
地雷埋到他門下。

橫來豎來掀不過，
殺心一起來放火。
十幾路狼烟燒上天，
不知多少人遭了殃。

十幾里方圓天昏地暗，
一到了晚上鬼哭神嚎。
又是痛恨又作急，
半夜醒過來露滴滴。

眼睛一睜要到白露，
說什麼「白露身不露」，
有隻鳥兒也有樑樹，
沒穿沒吃那裏去住？

到底政府是民主，
慰問救濟多照顧。
老徐曉得他俸苦，
特地開會一公佈。

老年人心上恨得開，
青年人說話搶得快：
「不爲蘿蔔不挑菜，
打鬼子也是爲我俸；
光看蕭別，擋了害，
我俸不問他太不該！」

「對！要甜大家甜，
要苦也大家苦！」
「喂！我家拿出十担草。」
「好！你出草來我出樹。」
障匠自動來做障，
木匠幫忙來豎柱。
羣衆展開大互助，
燒掉舊的蓋新的住。

互助的辦法想得好，
羣衆的力量真不少。
你敢來搶？敢來燒？
你敢來你試試瞧！

臘月裏飄雪冷難熬，
打過了新春冰雪消。
二三月春風吹柳條，
一到清明麥管兒叫。

熟麥風兒吹得早，
田裏麥子見風老。
靠近據點麥子兒掉，
要收又怕機關槍叫。
老徐們主意打得好：
夜帶槍支同鐮刀。
拿槍的看碉堡，
沒槍的割鐮刀。
割的割，挑的挑，

一、到家：精通。

二、掃帚地：鬼子稱土炮叫掃帚地。

半夜之中完工了。
羣衆住吃都安排好，
打鬼子與繳份外高。
架土砲，對碉堡，
飛砂走石火星冒，
鬼子怕死了掃帚砲（二二），
一聽見砲響心一跳。

嚇得龜頭只管縮，
天天躲在烏龜壳。
出來深怕手榴彈，
縮在洞裏沒糧飯。
縮頭烏龜千年壽，
鬼子縮頭活受罪。
只吃山羊同野菜，
沒得柴燒劈桌台。
饒他矮子一肚子拐，
一打打個沒腳蟹。

十五 搶修范公堤（一）

不說鬼子吃不飽，
從來勢敗如山倒，
就說鬼子能飽飯，
蘋果只怕穿心爛。

捉住地裏鬼，
沒人做幫手。
俘虜政策好，
二黃也拖槍走。

早一個轟隆，
晚一個轟隆，
地雷爆炸炸得凶，
鬼子嚇得不敢動。

地雷一炸留一個洞，
堤不修修也沒處弄。
海水進了裏，

家家遭晦氣。
修堤沒那個小樂意，
只怕鬼子個壞東西。

說他惡，又不惡，
只怕他偷冷着。
老徐在區裏做工作，
曉得這事情沒處攔。
他就告大家：

「至多是臨死踢三腳，
他要大攪是沒辦法。
你儘不要怕，

「清鄉」已經靠馬後炮，
修堤越快才越好。」
個個心上接說活了，
磨拳擦掌的有勁道。

委員會立刻

公推老徐來領導。

各鄉各村組織好，
自己帶糧草。

來了就住在堤岸旁，

煮飯燒茶歸婦抗。

章程一訂把人齊，

整萬人聚來不容易。

黃雨嘆子（二）真出奇，

清早喊人來修堤。

鑼聲噦，錢鏰鏰，

屋裏人都朝外趕。

鐘聲圓，鐺鐺鐺，

人如潮水岸上滴。

一望三五六七里，

人如鳥鴉賽螞蟥。

釘耙落，釘耙起，

左右前後都挖泥。

一筐高，一筐低，

挑泥筐筐上大堤。

這邊號子住，

那邊號子起。

渾身汗雨雨，

號子不離嘴。

人來人去肩膀擠，

打鬼子做工都一起，

女人忙得汗直滴，

壺兒桶兒的送茶湯。

孩子跳蹦不怕罵，

興緻抖抖的來幫忙，

白鬍子老爹拖拐杖，

從不會見識這排場。

上工就把警戒放，

收工太陽落西山。

不敲亂鐘沒情況，

遇有情況衝不散：

排接排，班釘班，
情況一過退下勁幹。

范堤修得差不多，
鬼子看了急不過。
居心要下來揪一揪，
好，先給你個鐵鏈鎖。
鐵鏈鎖鎖了不許動，
讓他早晚出來做夢。

平時要六點才上工，
有天還不到五點鐘，
保林鄉（三）有人去上工，
那曉得堤上二黃剛剛過，
有兩個還慢慢在後頭拖，
惹得堤上兩個人冒了火。

扛了扁担蹣上去揪，
丟了扁担用拳頭擰（四），
你一拳頭他一把，
打得認死不肯放。

堤上頭揪到岸脚下，
到底挨揪得下了馬。

一揪揪到老徐脚下，
齊班要求：「殺，殺了他！」
老徐同二黃一談話，
哦！來送情報的就是他。

哦？要說出真話吧，
他條不能回王家潭。
要不說真話呀，
大家又不轉彎。
放火倒容易救火却難，
這事情皮漏——沒處辦。

沒處辦，也得辦，
舌尖兒差點說個爛。
對待俘虜要寬大，
區裏處理總不會錯，
不如解到區上吧！

解到區裏放了人，
放了人也不蝕本。
約摸過了三天整，
有二黃拖槍來反正。

走了二鬼子，
慌了大鬼子，
眼見「清鄉」沒法子，
變了磨房裏尿料子（五），

范堤父修成功，
「清鄉」清了個空。
海邊上八月吹大風，
一聲投降他送了終。

恨你從前攪得凶，
不繳槍支不成功。
當初你燒殺狠如狼，
如今要同你細算賬。
鬼子一溜到據點裏望，

搶去的傢伙堆滿房。
要你來拿，他來搶，
一定要亂得不像樣。

老徐辦事不怕煩，
選出委員大家管。
各人家傢伙自己揀，
只要你說話對卯眼（六）。
叫人渾水撈不到魚，
認好了條子就貼上去。
等到往後再沒人認，
才準他自己領回去。
要發生爭執憑公議，
沒人佔強沒人挨欺。

挑的抬的開口笑，
沒人嘴尖鼻子翹（七）。
老徐在一旁瞧，
他同人說得好：
「領東西雖說事情小，

要不怕麻煩主意巧。

你只要把羣衆組織好，

包你一定辦得到，

辦法還多，花樣巧，

真是又得馬兒好，

又得馬兒不吃草。

要幹部自己來攪，

一定吃力不討好。

饒了你三天不睡覺！

分好了還有三天吵！」

一、范公堤：江蘇省防潮大堤，宋范仲淹倡築。

二、黃銅鑼

子：指鑼和鐘。

三、保林鄉：現屬如東縣宣壘區。

四、搶：

打。五、磨房裏尿料子：歇後語，等死。

六、對卯眼：符合

事實。七、嘴尖鼻子翘：憤急難過貌。

十六 燒鹽的當了縣長

八月裏潮頭滿海灘，
日本鬼投降撿了蛋。
滾了蛋，不轉彎，
釘住他屁股頭趕，
地方一大，工作也煩，
開闢的工作難閉眼。

老徐從小受磨難，
長大了吃的碗苦飯，
幾次挨打得渾身癱，
吃苦受累又沒好睡，
置了胃病真難受，
疼起來渾身抖。

胃病挨得天天發，
湯水點子不能搭，
胃病發不止，

外加打擺子。
兩天來三次，
瘧疾打發了癡。
再加又出天喜，
滿眼睛紅點子。
眼睛上逼了毒，
長起個大壳壳。
要張張不得，
兩眼絕絕黑。

整月不起身，
夢也當了真。
有時夢見中央軍，
一忽闖來徐先正，
追船打人惡狠狠，
嚇得醒來汗滿身。
可喜的是窮人翻了身，

徐先正惡密溜上城，
土地改革熱騰騰。
又恨身上躺得疼，
要做工作又不能，
還算個什麼人？

不透亮光不見人，
多少白天黑沉沉，
一忽醒來眼睛睜，
陡見陽光照廬門。
烈日照得像銀針，
戳得老徐眼睛疼。

眼睛一開就往裡扒，
渾身軟癱得像棉花。
想起工作需要他，
心上急得蠶爬沙。
遇到同志來談話，
心裏越談越牽掛。

齊上就放躺，

夏天才起床。
起牀身子晃，
心一亂得慌。
能起牀了就不躺，
竟到外面靠拐杖。

家邊鄰舍都笑開口，
阿彌陀佛病總算退。
能在場上蹣跚的走，
面白療瘵的多麼瘦。
「姊姊，我出去可能够？」
姊姊總歸是搖搖頭。

「你真叫慢，只叫息，
不曉得別人多作急，
大家在忙，我落閑，
要求我不如別人強？」
人看見躺。人看見病，
看不見老徐火熱的心。
反動派蘇中來開火，

老徐一跳就離開家。

從來英雄只怕病，

革命的戰士勝病魔。

有病保住顆火熱的心，

病好還是生龍活虎的幹。

風婆裏大樹長得壯，

十年的大樹要派用場。

有天同志對老徐嘆：

「恭喜你當了副縣長！」

「沒這回事，別扯說，

副縣長？我不配當。」

「你不配當誰配當？

你這個窮人的好灶長，

開闢工作人手少，

調你去當區隊副，

領導反「清鄉」，修堤防，

你忘了自己的忙救荒……」

老徐說：「說到零碎事情，

我倒還能做做。

論起領導工作，

我恐怕就辦不到。

我民主作風還缺少，

我文化學習也不好！

「唉，要不是來了共產黨，

我係那裏得解放，

還談當什麼副縣長？

共產黨是我親爺娘，

我從小兒話也不會講，

教育、培養全虧了黨！……」

青布圍裙攔腰記，

工農縣長數老徐。

本布衣裳袖管小，

還是着身老棉襖。

「做件新的吧」死不肯，

說來說去還是個省，

走在路上還要有趣，

邊着的新如親兄弟。

你也點點頭，

他也笑嘻嘻。

馬斑皮兒（一）上談幾句，

個個請縣長把事理。

早上開會到路東，

連夜趕到大路西，

沿范堤——

看那一鄉土堆打得高？

一、馬斑皮兒：路旁野草。

趕回灶——

問備戰工作可佈置好？

海風煞煞吹范堤，

老徐來去忙不及，

他依舊腳板底不着地，

跳到莊裏到灶裏，

和羣衆堅持在一起，

堅持到民主革命大勝利！



82
260026

校對時候，不會留神，
幾個錯字，請你改正。

頁數 排行 錯 正

四 下 三 然後的 然後在

一二 下 六 相 租

三五 下 二 眼光 眼花

五六 上 三 工代賬 工代賬